

# Vimalakirti Sutra, New Delhi, India, 16 ...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aL9tIxJGE>

讲师：

首先，我要向所有教导过我的上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然后，我要表达我能够来到这里、分享佛陀智慧的喜悦——也就是根据《维摩诘经》所传授的智慧，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部经典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有些人甚至相信，在中国被称为「禅」或「禅宗」的佛教，以这部《维摩诘经》为脊梁、为路线图——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作为精神道路的根本、核心与精髓。这种巨大的影响力随后传播到远东地区，例如日本、韩国。

几年前我去中国，特别是去了著名的敦煌石窟，在那里我看到了壁画上描绘的整部《维摩诘经》。中国大乘佛教即使在当时也如此珍视这部经，这令我非常感动。这对我来说尤其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大乘佛教，特别是中国盛行的大乘佛教缺乏深入了解，总有一种印象，觉得它相当……几乎接近清教徒式的，有点僵化，非常讲究规矩，也受到当地儒家价值观的影响。然后突然间，当我发现中国人竟然在庆祝这部经文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段经文……该怎么说呢？实际上几乎与僵化、清教徒式、道德主义截然相反。

因为我们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维摩诘的富有、被宠坏、娇生惯养的离车族商人。你知道，在一个僧侣非常非常受人尊敬、而俗人总是被认为低于僧侣的地方，像维摩诘那样的人物，几乎会被人瞧不起。有趣的是，人们几乎不会谈论《维摩诘经》——因为人们会认为印度是一个热爱混乱的国家，一会儿认为这是好的，一会儿又认为是坏的。人们本会以为这部经文在印度会受到推崇，但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印度有太多的选择，所以这部经文反而被忽略了，这很有意思。

总之，我特意带来了这本印刷版的《维摩诘经》，就是为了让你们真正了解，这其实是一部几个世纪以来备受尊崇和赞颂的经典。这是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藏文版本——实际上，我认为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我带来这个，部分原因是想告诉你们：虽然我们这次庆祝《维摩诘经》的方式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同，或者说有些新颖、现代，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在修改它，或者在稀释教义——但事实并非如此。

要真正表达经文中所描述的、在毗舍离维摩诘府邸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有很多……该怎么称呼呢？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从教义的角度，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事件，甚至每一个象征意义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例如，维摩诘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我认为「Vimala」这个词可以粗略地翻译为「无垢」，「Kirti」可以翻译为「知名的」、「有名望的」、「被贴上标签的」。我认为仅此一点就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例如，如果我从《维摩诘经》中摘录一偈，它会说：莲花从来不会在清澈的水中生长，它实际上生长在浑浊的水中。同样，佛性之心不在清明的头脑中，而是在浑浊的头脑中。这非常重要。当我们谈论

灵修之路时，我们不禁会把污秽视为一个问题，把修行之路视为一种解决方案。我们总是存在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例如，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污秽的影响——我们都有欲望，我们都有愤怒，我们都有嫉妒，我们都有怀疑，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和障碍。根据维摩诘的说法，这是好事。如果你有这些情绪，如果你有这些污秽，那么你就有机会——而且机会远远不只一次。拥有情感、拥有烦恼就等于拥有智慧，这是大乘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几乎总是轻视情感，尤其是在其他类型的灵性道路上。即使在佛教内部，我们也经常听到「心智训练」这个词，而当我们谈论心智训练时，总是会想到要贬低易变的心智、散乱的心智。我们几乎总是把情绪看作是负面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把情绪看作是智慧的组成部分。这大概就是《维摩诘经》的核心所在。

所以，我只是想在开始之前告诉你们这些。当然，我们不可能逐章讲解《维摩诘经》，这只是对最重要的大乘智慧之一的介绍。为了巩固我们对这一智慧的认识，今天我们试着以不同的方式重温《维摩诘经》。

好的，故事是从维摩诘生病开始的。基本上就是一位非常……该怎么说呢……备受尊敬的名人生病了，这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维摩诘的疾病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不仅要弄清楚他为什么生病、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要弄清楚他因为出名、朋友多、人脉广而受到的所有关注。人们真的很敬畏他，爱戴他，尊敬他。所以故事从维摩诘生病开始，当时有很多访客来看他。佛陀也是维摩诘的朋友和老师，于是请弟子们去查看维摩诘的状况。这就是经文的编排方式。

我想谈谈这种疾病。正如我所说，这部经文的中心主题是由某人生病引发的，所以我想深入探讨疾病，并做了一些笔记。我们据说都生病了，就像维摩诘一样，患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让我选择大乘经典中提到的六种疾病来谈谈。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疾病——也许是习惯的疾病，但它远不止是一种习惯，它就像……一种倾向……用英语怎么说来着？诀窍？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天赋、一种禀性。所以我们有六种不同的倾向或禀性。

好的，第一个：我们喜欢显得很需要被照顾。这是其中一种病症：依赖性。这很有意思，你可能不会接受这一点，你可能会想：「哦！我没那么需要人照顾」，但我们其实很喜欢需要人照顾。如果你没有某种需求，你几乎会觉得哪里不对劲——不表现得需要帮助是不对的，你懂吗？所以，确实存在这种疾病，这是其中一种。

第二种病症是我们喜欢作恶，这里的「恶」指的是不道德的行为。我知道你会想：「哦，不，不，不！我不喜欢做坏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内心深处都喜欢做坏事。每一个看起来道德高尚的人背后，都隐藏着作恶的念头，都渴望作恶。我翻译得不太好，这些字非常重要，但也许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

其次，你可能认为自己不暴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喜欢暴力——哦，当然不一定要用刀枪之类的

，但我们有……有……这种本事，你能理解这个词吗？我们天生嗜好暴力，我们就是喜欢暴力。某种程度的暴力是必要的，它能某种程度上满足你的欲望。你知道……你渴望暴力。

然后我们又喜欢粗心大意。好吧，我们喜欢依赖别人，喜欢作恶，喜欢暴力，我们还想要粗心大意。尽管我们自认为喜欢谨慎，但内心深处，我们喜欢粗心大意，喜欢偷懒。我认为这两者很相似：粗心大意，懒惰。

然后，下一种疾病就像你想象的那样——尤其是现在，现代人珍惜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但这并不是真的。意思是……我们天生就有一种依赖的本能，我们只是不喜欢完全的独立。你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的，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点受虐倾向。我们喜欢被别人控制，无论是由其他人还是其他设备控制，我们都喜欢被其他人或事物所控制。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疾病真的很难摆脱，它真的是最强大的疾病：那就是爱上错误观点的疾病。我们喜欢它，我们喜欢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我不知道……它能让你感到满足，让你觉得自己还活着。

所以今天早上关于疾病的话题大概就这些了，我觉得已经涵盖了很多面向。把这些信息当作《维摩诘经》教义的核心背景，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其中一个例子。

好吧，我想——《维摩诘经》可能是第一部谈到性别平等的文献。实际上，该怎么称呼呢？事实上，这已经超越了性别议题。《维摩诘经》中有一幕，一位备受尊敬的僧人舍利弗前往维摩诘的住所，在那里他偶遇一位女子，我猜是维摩诘的朋友。这位女子不知何故发生了变化……首先，舍利弗是一位僧人，他已经受过比丘戒律。根据戒律，禁止僧侣与女性单独在房间里交谈——这位女子，已经让他感到紧张不安。更糟的是，这个女子竟然能把舍利弗变成女人。舍利弗与这位天女——这位女性之间的对话，可能是佛教中关于性别智慧最深刻的教义。舍利弗首先是害怕被变成女子，然后惊慌失措。

这正是最恶毒的疾病。我们确实有倾向于持有错误观点的习惯——关于性别、道德、种姓、种族等等各种错误的观点。

我们是如何利用时间的？我打算让你们提问，因为我认为互动很重要。但让我再讲一章《维摩诘经》——内容是关于我之前提到的那种疾病。让我用藏语读一下，让你听听：（藏语）所以，我们在谈论那种喜欢依赖别人的病——你知道，这种对需求的敏锐，总是需要什么东西。为了回应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罗睺罗与维摩诘的相遇，这个故事非常深刻。佛陀的儿子罗睺罗当时正在与一群离车族人交谈，赞叹弃绝世俗生活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然后维摩诘说：弃绝世俗生活的愿望本身就是另一种需要，或者说是一种需求，本质上是在寻找另一种依赖。只有当一个人摆脱了这种需要它的冲动或愿望时，只有那时，一个人才能真正地舍弃它。只有当一个人摆脱了关于什么是美德、什么是非美德的观念，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世间并无世俗与神圣之分，而这一切都只是我们思想的投射时，只有那时，一个人才能放弃世俗。在此之前，弃绝、弃绝的行为、弃绝的动机和弃绝的……但是，如果你能超越……

如果你能超越二元思维，领悟非二元性的智慧，那么我认为，2500年前维摩诘和其他佛陀弟子在毘舍离所发生的一切，真的能让我们从这六种疾病中得到解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摆脱这六种疾病，那将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自由。

那么，我现在开放提问。

问：仁波切，我读过这部经文，但发现自己有些抵触情绪，希望能在一开始就厘清这一点。这种抵触来自于：经中谈到的菩萨，据说已超越了好恶，那么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前往探望维摩诘？我明白经中的人物都是为了传递某种讯息而设，但为什么他们还会有情感、感受和想法？另外，这些事情真的是2500年前发生过的吗？因为经中也出现了文殊菩萨这样的人物，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真实存在于世。

仁波切答：好的，我的回答听起来会非常典型地带有大乘佛教沙文主义色彩——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这不会冒犯修习声闻乘的人。我说的声闻乘，指的是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奉行的上座部佛教传统。因为大乘佛教所讲的，就完全是另一种境界了。

大乘经典说，阿罗汉所理解、领悟或证悟的非二元性，与菩萨所证悟的非二元性，有着极大的差别。伟大的印度大乘佛教注释家旃陀罗称说过：白蚁会啃食木头，从而创造出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显然远比天空要小得多。阿罗汉对空性的理解，与菩萨相比，便是如此渺小。

舍利弗虽然伟大——好吧，经中把他描绘成一位阿罗汉，也就是已达到不再轮回境界的人。就连阿罗汉，也仍然希望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即便如此，菩萨与阿罗汉之间仍存在极大的差别：菩萨既不愿脱离轮回，也不愿进入涅槃。在动机层面上，阿罗汉和菩萨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见解层面上，同样如此。所以我认为，这在大乘经典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这本就是一部大乘经典。声闻教的信徒不会接受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

因此，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只需要欣赏维摩诘的伟大。经中把他描绘成一位已超越初地的菩萨，这整个故事，是一场非常清晰的演示——在阿罗汉和菩萨之间展开的演示。

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但愿如此！

问：那么文殊菩萨也算是阿罗汉吗？

仁波切答：不，不。如你所见，文殊菩萨是第一个说“是的，我愿意去”的人，因为大多数人都拒绝去，就连弥勒菩萨这位真正的菩萨也拒绝了。文殊菩萨去了，而且不仅去了，还全程参与，真正汲取了许多教诲。事实上，我之前也提过，日本佛教和禅宗非常注重静坐冥想，而维摩诘与文殊菩萨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沟通方式——那就是以沉默说法。所以我觉得他们地位平等。

好吧，这听起来可能不太政治正确，但既然我们现在是在谈论大乘佛教，我就告诉你一件相当令人震惊的事。也许对某些人来说这不算什么——有五百人即将证得阿罗汉果。文殊菩萨来了，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教了一些疯狂的法，结果确保这五百人下地狱。舍利弗大吃一惊，跑去见佛陀说：“你知道吗

，我差点就把五百个众生提升到阿罗汉的境界——而且不是那种小阿罗汉！可是文殊菩萨来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现在他们都下地狱了。”佛陀说：“哦！他做得对。”——这出自《宝积经》（Ratnakū a Sutra）。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我来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来说明大乘佛教徒的思路：非理性不是好事，不合逻辑也不是好事，所以你必须从非理性走向理性，这是应该做的。但如果有可能超越理性，那才是理想的目标。

假设有人正要把500人带入理性的领域，而另一个人观察到这一情况，并意识到：如果这500人进入理性的区域，他们会被困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原因在于，理性、逻辑和感性非常令人陶醉——它能说服你，让你感到舒适。这也回到了我之前提到的六种疾病之一，我们稍后可以再讨论。总之，长期处于理性状态其实很危险，因为它会让你深陷其中，带着自己的逻辑兜兜转转。

但假设你意识到，如果能暂时让自己进入非理性状态五天，就能将这500人从非理性的困境中彻底解救出来，那么这样做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文殊菩萨所做的事情。你可以称之为沙文主义——但如果你从深刻的非二元论哲学角度来理解，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非二元论真的很难。我刚去了一趟欧洲，我告诉欧洲人：如果说有一种文化……多亏了佛法，藏人才有了今天的样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佛教，西藏、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会变成什么样？藏族人天生就是那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自愿去自爆，因为他们骨子里有那种气质——思想狭隘、带有种族歧视、短视，但同时又极度爱国、忠诚，崇尚山川和马匹。然而佛教确实奏效了。

但说到非二元论，我有时会想，藏族人究竟理解了多少？中国人、日本人也是如此。这真的不容易——也许你可以在理智上理解，但要在情感上和实践中真正体悟，非常非常困难。而非二元性，只有在大乘佛教中才得到了完整而全面的教导。

所以，如果你充分理解了这种非二元性，你就会理解《维摩诘经》，也会理解我所说的六种疾病。顺便总结一下：正是因为这六种疾病，我们才学习六度波罗蜜——六种波罗蜜实际上就是这六种疾病的解药。

问：社会告诉我们不能依赖别人，要独立、要自给自足、不要粗心大意、要勤奋——因为经济必须发展，如果每个人都粗心大意，经济怎么增长？我们内化了这些错误的社会观念，受到其影响，发展出这些习惯。从理性角度看，这些都是疾病，但如果你这么说……

仁波切答：不，不，在这种情况下，它来自……当然，从非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都不谈它。在理性的世界里，这不算真正的疾病，因为这是我们想要的，不是吗？

问：我的意思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反抗这些观念，反而被说成是有问题的。我们想相信自己是独立的，但现实是我们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仁波切答：不只是现实，我指的是另一件事。你似乎不只在谈论现实，还在谈论后果——但我根本没在谈那件事。我们嘴上说想要独立，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其实并不想独立，我们讨厌独立。

问：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彼此依赖的？

仁波切答：我们不仅彼此依赖，而且我们喜欢这种状态。我们最初为什么要谈恋爱？我们喜欢依赖，我们的一切都体现了这种对依赖的喜爱。

来分析一下：我们总是说自己不需要别人照顾，好像这是一种美德。我们常说："哦！我不是个需要人照顾的人，我其实很简单……"你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喜欢表现得需要别人，我们很擅长这样做，而且我们乐于这样做。

举个例子，就像我的行李箱——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行李箱里90%的东西我都没用上，因为我天生就有这种需要拥有东西的习惯。我相信这种情况普遍如此。

好的，看来还有很多问题。谁有疑问？

问：仁波切，您好！当您谈到疾病、谈到弃绝以及造恶时，我有时感觉自己有点人格分裂——一方面，我强烈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修行者；但另一方面，我却经常违背自己的誓言，很容易被不善巧的行为所吸引。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如何克服必须成为完美修行者的执念？

仁波切答：嗯，首先我要说，这要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但以下是你需要听到的。你需要以此为支柱，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基础。

我们来谈谈弃绝这件事。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寻求弃绝、追求出离时，往往是基于一种需要解脱感、需要平和宁静的渴望，并非真正根植于绝对的放弃。这正是维摩诘所指出的：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弃绝"，那么你实际上并不是在放弃，而是在逃避——你只是暂时从你所投射的负担中退缩，而最糟糕的是，退出之后，你又陷入另一个负担，甚至对那个负担产生执著。如此一来，反过来，你就发展成了——该怎么称呼它呢——一种清教徒式的自以为是。它滋生骄傲和自我，骄傲和自我又滋生慈悲心与同理心的丧失，这样一来，弃绝一切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就是这样。

问：仁波切，您好！在第一部分与舍利弗的对话中，提到了冥想还是不冥想的问题，您能对此做一些解释吗？

仁波切答：其实，我在想，休息过后我们回来，再专门谈谈这个关于冥想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问：谢谢仁波切。在我所见到的《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大多是在对阿罗汉或菩萨说法，我很想知道，这些教义是否也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有情众生？因为我们所处的层次截然不同——菩萨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注力和理解力，而我们却还停留在连……

好好倾听都做不到的层次……

仁波切答：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说得非常对。但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一点，而且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一开始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维摩诘经》虽然被认为是一部非常高深的经文，但它所传达的信息，恰恰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需要听到的，那就是：烦恼是智慧的组成部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首先，你要审视情绪这类烦恼，比如说愤怒，然后我们就会认为，要先消除愤怒，再修行道路——或者说，消除情绪本身就是道路。《维摩诘经》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情感本身就是一个要素。如果你像对待莲花一样把它清除掉，莲花就不会在清澈的水中生长，而只会在浑浊的水中生长。没有淤泥，就没有莲花。

《维摩诘经》的这一面向，以及许多其他面向，首先体现在维摩诘将自己描绘成在家信徒而非僧侣，他的生活方式非常奢靡，不像苦行僧，而是生活在极为奢华的环境中。这有点像……好吧，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自信。

当我们谈论自信时，我们指的不是那种需要培养、创造或建构的自信，而是一种了解、承认、接纳和意识到自己是谁的自信。这是大乘佛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我们本身也有污秽或情绪……好吧，我想《维摩诘经》中用到的这个词，在藏语中我们称之为“污秽”，我认为它源自梵语，源自种姓、信仰、种族或肤色等词语。假设你属于某个种姓，这个种姓可以造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国王、商人、鞋匠等等，那么你不仅有权这样做，这更是你的种姓职责。你懂吗？

就像矿石一样——黄金在被提炼之前，我们称之为矿石，它虽然看起来不像黄金，但实际上已经是黄金了。一个精明的黄金交易商，拿到一公斤矿石，即使它看起来并不闪亮、没有经过抛光，也会百分之百将其视为黄金。所以，在《维摩诘经》中，我们要知道的是：像愤怒、嫉妒、骄傲这样的情绪，就像矿石一样——这就是智慧。它看起来不像智慧，不够精致，不够闪亮，现在看起来也不美观，但如果你把它去掉了，你就把智慧也去掉了。我认为这一点在《维摩诘经》中尤需注意，这是根本性的、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维摩诘经》的核心所在。

---

问：谢谢仁波切，还有一个后续问题，这个问题更偏向政治层面。佛陀主要以弟子的方式向大多数众生传授教义，指导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恩赐。但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维摩诘为我们上演如此精彩的表演，引导我们了解佛陀曾多次指出的不可思议与不可理解之境，您认为佛陀选择以弟子之道来教导众生，是否意味着对我们而言，应该多修习戒律之道，而非维摩诘之道？

仁波切答：我没有完全听清楚这个问题。

问：我只是想了解——佛陀创立了戒律体系，教导人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仁波切答：哦，我明白了。好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必须知道，而且这与佛教有着非常具体的关联。佛陀教导了许许多多事情，他教导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些被认为是需要诠释的教义，有时被称为方便的教义。佛陀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个意思。而在他教导空性的地方——在他不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地方，例如《维摩诘经》、《心经》、《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些都被认为是直接的、究竟的教义。

有趣的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和《维摩诘经》都被认为是佛陀的"言教"，也就是佛陀的教诲，但实际上，正如你在经文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教诲并不是佛陀亲口所说，而是他学生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佛陀就在那里——也许我应该在经文一开始就告诉你：经文是从佛陀在毗舍离开始的，然后所有离车族人带着五百把伞来到这里，佛陀把所有的伞变成了一把伞，等等等等。这就是经文被赋予某种神奇力量的原因。但奇迹的力量只是理解的一种方式。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段经文试图表达的是：五百，与一，只是一个投射，只是一个推论的数字——世上没有"一"，也没有"五百"。这是佛陀在经文开头象征性地阐明的内容。就像《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所描述的那样，佛陀确实处于禅定之中，而对话则发生在观自在菩萨与舍利弗之间。

所以请记住，佛陀的教义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但那并非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另一种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他所说的许多教诲并非他真正的本意，其中有三个我们需要了解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他总是暗藏玄机——他传授这些教义，最终目的是引导听众达到某种隐藏的愿望，也就是究竟的教义。第二个特征是：这取决于听课学生的类型。例如，这可能会引发我们这里一些朋友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如果他在教导那些更倾向于数论派（Samkhya，印度教哲学，即所谓的印度数论派，相信自我存在、造物主存在等等）的学生，佛陀可能会使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只猴子的时候，当我还是一只鸟的时候……"这样的语句，仿佛存在一个自我、一个灵魂（atman），但这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带着特定思维模式的特定弟子在听，所以他需要这样说话。

第三个特征非常有趣：如果你按字面意思理解这些方便教，那么他的教诲就会显得有缺陷、不完整。透过这个特征，我们可以判断某种教导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维摩诘经》没有，也不可能有缺陷，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最高形式的非二元性，而当我们谈论非二元性时，要构造一个缺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参照物。这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我没有论点，所以我没有过失。"没有论点，没有断言，也没有……该怎么称呼它呢？基本上就是参照系。

---

所以我们谈到了非二元性，我们今天早上也简单谈到了情感作为智慧组成部分这一议题。所有这些，从理论上讲，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从理论、理智上讲。但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种智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它不能被使用，如果它不能应用在我

们每时每刻、每一天的生活中，那么这只是一种智力上的练习。

这就是印度智慧的伟大之处——印度智慧真正欣赏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事实上，“同时”这个词也不太准确，因为当我们谈论“同时”时，我们似乎在表示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种东西。甚至对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的划分，也只是为了沟通交流。

我们很清楚，我们总是会分心。我们思考的那一刻——实际上，在我们思考的那一刻，我们就分心了。而我所说的分心，从根本上来讲，意思是：无论我们在想什么，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我们不谈其他任何事情，说的不是什么复杂精妙、神奇特别的事。事实上，在这个层面上，“特殊”才是真正的障碍。我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神秘的东西。所有所谓的特殊特质，像是光环、光芒，还有我不知道的奇迹力量，这些都是为了沟通而存在的，因为有些众生喜欢光环，有些众生喜欢奇迹。

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制于符号，受制于语言，受制于某种思考模式，要摆脱这种思考模式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星期二”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四、没有五这类数字概念的世界，因为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我们也不反对这种观念。佛教并不反对所有世俗真理。佛教——尤其是维摩诘——并不反对任何这些传统方法和真理。事实上，在传统真理或传统现实之外，你找不到终极真理。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非二元性呢？休息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应用这个理论？这是可能的吗？很有可能。理论上，非二元性……好吧，一般来说，它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但你可以研究它，你可以运用逻辑，你可以运用许多大乘经典中所规定的解构、演绎等分析工具，透过这些工具，我们可以对所谓的终极真理产生一些信念。但是，正如我一直重复的那样，将这种智慧、这种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是很难的，要时时刻刻都运用这种智慧、这种知识更是难上加难。

有成千上万种方法，它们的设计、宗旨和目标都是为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解构二元对立，摆脱二元对立，看到无处不在的非二元性，有很多很多方法。最近流行的一种是所谓的冥想，但首先我想说，方法有很多种。例如，朝圣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朝圣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行为，或是一种迷信的行为，或是一种文化习俗，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认为，这一点在《维摩诘经》中也有所提及，这个特定的主题在经的开头也有所讨论——当时舍利弗心想：“佛土在哪里？我只看到尘土和秽气”，而佛陀此后每时每刻都在谈论佛土。

就像朝圣这种习俗，曾经在印度、中国等地非常盛行，但当然现在我不知道了，朝圣已经不太流行了。我的意思是，朝圣在比较传统的佛教社会或国家可能仍然很受欢迎，但在年轻一代中，朝圣可能不如冥想等方法那么受重视。

还有一些方法，例如手势。例如在冥想中，身体姿势之一是坐直，但不仅限于坐直、闭眼或呼吸等姿

势，实际上还包括

精心引导的手印、手势，例如敬礼。还有另一种方法——该怎么说呢？关于装饰。我想稍微谈谈装饰，因为这次这里有很多装饰。这其实挺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装饰时，我们指的不是神社或寺庙的装饰，而是个人层面的装饰。即使是梳头、穿T恤这类日常装扮，如果带着正念和觉知去做，也可以引导你走向理解非二元性的道路。

我想问的是：是什么让我们总是忘记非二元性？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失去这种意识？答案是分心。而分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说的不是像浏览网页那样令人反感的分心，例如被社群媒体、Facebook或电影分心——当然，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干扰因素。我们谈论的是这样一个时刻：无论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就在此刻，你并不真正知道你正在想的这件事正在发生。这就是所有干扰的根源，或者你可以称之为无知。

这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很多。当你没有意识到脑海中正在发生什么时，就为所有情绪的产生、成长和滋养提供了完美的土壤。它们变得强大，变得敏捷，变得极具战略眼光，然后反过来掌控你。

现在，不需要摆出任何特定姿势，让我们只是观察或觉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尝试一下。这很难，因为一个念头会突然冒出来，你就会被这个念头缠住——被它的声音、它的故事、它整个情节所牵引。这样的念头时不时就会出现，你甚至不需要等待，它自己就会来。很多时候，一个念头悄悄出现，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来了、完成了它想做的事、然后消失了。它们还会种下更多念头的种子，为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六种疾病创造完美的温床。

此刻你一定很需要某样东西，正在寻找某种解决方案。或者你甚至不想去看这些念头，不想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因为——还记得我们说的其中一种病症吗？人们普遍喜欢粗心大意，这真是个大问题。时时留意脑海中浮现的念头，既累人又感觉没有好处。

如果每次意识到念头时都能得到某种奖励——比如说，像里程积分一样可以兑换免费机票，那你一定会去做。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做没有收益。因为我们习惯了认为凡事必须有所得，或至少不能有所失：害怕失去、渴望获得，这种心态始终存在。因此，从根本上觉察到念头的生起，你甚至可能会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但实际上，如果你能意识到任何念头的出现，这真的会打开通往自信、创造力、同情、爱以及不评判——也就是不走向极端、实现非二元性——的大门。

什么是暴力？暴力是一种摩擦：那种想要解决问题、想要控制一切、想要掌控一切、又害怕失去控制的心态。由此造成了对与错、黑与白、美德与非美德之间的巨大对立。这些摩擦本质上就是一种暴力。而我们对此很擅长，我们甚至喜欢这种区别，喜欢这种摩擦。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无论脑海中发生了什么，这种摩擦就会消退，这些对立就会消失，这种判断就会崩溃。

顺便说一句，就在我说话的此刻，你立刻就想延长这种意识——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想要延长意识的念头。无需延长。身为一个普通人，如果你每天能觉察到一个念头——注意，我说的觉察，不是回

忆过去发生过的念头，也不是预期未来的念头，而是在念头出现的当下，简单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即使一天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瞬间，这就足够了。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念。我认为人们通常谈论的那种正念，甚至没有非二元性的概念，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愿意靠近非二元论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今天大部分时候谈论的正念，恰恰是在建构和强化二元性。所以，正念的行为本身、正念的修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每次当你停下来，觉察到脑海中出现的任何念头，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就已经进入了三摩地——至少，你已经开始欣赏维摩诘的智慧了。这一点，以及更进一步的原因，在其中一集中还会再次解释。但在此之前，我们现在要真正地进行三摩地练习。你知道，三摩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修习：可以采取某种规定的形式，例如坐直等等；也可以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纯粹是一种觉察的行为，不需要特定的姿势——但坐直、正常呼吸这类自律的习惯，可能会有所帮助。

所以，我打算……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增加互动，应该有更多的互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话的老习惯又冒出来了。那么我就让你们提问吧，但在此之前……我们刚才在讨论觉察，也在讨论这种觉察如何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运用，比如朝圣。另一种方法是忆念佛、法、僧。所以，我想我们来回忆，并尝试重新想像维摩诘当年的情景。

---

维摩诘：维亚萨！！！

维亚萨：是的！是的，大人！

维摩诘：这里为什么这么吵？

维亚萨：大人，我以为您知道。您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非常关心您的健康，镇上到处都是想知道您近况如何的人。

维摩诘：请告诉他们，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他们的关心。

维亚萨：是的，大人。

维摩诘：也要确保备好舒适的帐篷，让他们玩得开心，也应该准备些好吃的。

维亚萨：我已经安排好了，大人。

维摩诘：维亚萨！

维亚萨：是的，大人？

维摩诘：如来有什么话要说吗？……

---

仁波切：关于这一点，我确信那时候是没有摩托车的。

问：一个沉迷于所有这些活动的人，怎么可能既是博学之士，又能将知识传授给所有菩萨呢？

仁波切：我想……我希望我理解了你的问题。你说，光是知道、仅仅是了解你所想的一切，就能让你从纠缠中解脱出来；当你没有纠缠时，就会生出同情、爱和慈悲，这引导我们希望让自己和他人从更多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这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他已经根基稳固，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而佛陀一直在教导另一种形式的解脱。那么，它们是两件不同的事，还是同一件事？因为当你达到不可思议的解脱状态时，放纵本身也成为摆脱放纵、实现解脱的一种方式。

仁波切：好的，让我用龙树菩萨举的例子来解释。他说，这有点像这样：假设我现在正在表演魔术，正在进行一场魔术表演，我正在做很多戏剧性的事情。而你们作为观众，好吧，假设你们就像孩子一样，不是成年人——也就是说你们很容易被逗乐，很容易被吸引，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被我展示的任何东西所牵绊，明白吗？

所以，他在这里谈到了三种体验：第一，作为观众，你实际上并不知道你所看到的事物背后的真相。你所看到的只是表象，然后你误解或曲解了这种表象，将其视为现实——这是第一种体验。第二，身为魔术师，我知道这是一个把戏，知道这是一种魔术，但我仍然会沉浸在自己的把戏之中。第三，还有一些人不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将观众的体验称为纠缠的、轮回的体验。魔术师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魔术师知道这并非真实发生，所以魔术师的体验更像是瑜伽修行者的体验：知道这不是真的，但同时又被“这不是真的”这种观念本身所束缚。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因为我没有被困住，没有被迷惑，也没有执著于魔法本身——我只对魔术表演这件事着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解脱境界。

至于街上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们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解脱，没有魔法，也没有魔术师。他们的体验中，没有把戏，没有魔术师，没有魔法，因此，解脱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这就是……好的，是的，无论谁有——

问：是的，感谢仁波切的精辟教诲。我收到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回答这位男士时提到的内容。您刚才在比喻中提到的三种人，前两种——孩子和魔术师——他们似乎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经验基础，比如心智，他们将体验体验为幻觉或魔法；这位瑜伽修行者也把体验视为某种虚幻的东西，而…

仁波切：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例子了。在关于局外人的比喻中，他也有某种经验基础，比如……

问：是的，但在从这种特定幻觉中解脱出来的脉络下，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好的，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能稍微扶一下麦克风吗？

仁波切：问题在于，我们似乎正在遭受苦难，你明白吗？苦难是有其真实性的。当然，如果没有苦难，就没有道路，也就没有必要走上这条道路，无论如何，苦难总是存在的……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苦难”这个词。梵文“dukkha”，也就是“苦”，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主题。没有人愿意受苦，每个人都想摆脱痛苦，因为根据佛陀的说法，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

这里有两种无明：一种是观众的无明——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魔术。瑜伽修行者的无明在于，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一种魔法，却仍执迷于魔法的修行方法，这便是对“开悟”这一概念的无明。而街上那个人，在这个脉络下作为例子来说，他并没有遭受苦难，因为他既没有轮回的幻觉，也没有涅槃的幻觉，两者他都无法同时拥有。因此，他获得了我们所称的不可思议的解脱。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问：是的，我认为在这个脉络下可以这样回答，但是……

仁波切：但你还是认为他有某种参考依据，是吗？

问：是的！

仁波切：第三个人……好吧，你现在又在挖掘佛教术语了，但我们必须用这些术语。佛教徒说他所拥有的一切被称为“janas”和“kayas”，意思是完全不同的维度，但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任何有神论的东西。“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唯一能用来形容这件事的恰当词汇。再说一遍，我们说的不是神秘的事物，因为神秘是可以想像的。

问：谢谢仁波切！哦，您想……

问：仁波切，您最近在欧洲的讲法中，帮助人们辨别了金刚乘、大乘和声闻乘等不同的佛教流派。

但是，像这样的教义，以及像《维摩诘经》这样的教义，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哦，什么都可以”，因为反正没有任何参考依据。那么，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呢？

仁波切：问得好。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请记住，《维摩诘经》中有一段是关于阿难的经文。他出去找牛奶，因为佛陀身体不好。结果他碰到了维摩诘，维摩诘非常戏剧性地告诉他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甚至还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知道，这很丢人，你竟然说佛陀身体不好。如果其他信教的人听到这些，对我们的修行之路来说是一种耻辱。佛陀怎么会生病呢？”然后他对阿难的态度变得非常讽刺，说：你知道佛陀怎么会生病吗？你知道这不可能，那只是你的妄想，等等诸如此类。

于是阿难放弃了带牛奶来的想法。正当他要回去的时候，维摩诘说：“不，你必须带牛奶来，因为为了积累你的功德，你必须供养佛陀。即使佛陀身体不适，那也是为了你好——他这样做是出于慈悲，这样你才有机会通过供奉牛奶等来积累功德。”所以，这又是一种非常真实的、非常美丽的慈悲方式。

聆听《维摩诘经》的挑战在于，你必须同时聆听相对真理与究竟真理。正如我今天早上所说，这始终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我们当今所谓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受到二元性的巨大影响。

正如我之前所说，印度人应该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化，因为他们过去就有这种文化，但可能由于不同的教育体系以及非二元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正在衰落，所以很难接受。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更小的范围内。我总是举这个例子：比如看电影。如果你在看一部好电影，无论是引人入胜的、浪漫的还是惊险刺激的，你都会看得津津有味。但如果膀胱满了怎么办？你有勇气去上厕所。为什么这么自信？因为你知道它其实不存在。尤其是在观看影片时，你可以随时暂停或倒回重新观看。所以人们承认它在那里，但它不在那里；它存在，但它又不在那里。色即空，空即色——这是维摩诘的重要教义：它存在，但又不存在。

如何才能真正接受这一切？看电影，或者看彩虹——美丽的彩虹，我们可以和彩虹自拍，但我们也知道不要离彩虹太近，因为如果你离得太近，你就看不到彩虹了。我们也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不该那么蠢。所以，这种对悖论的理解，或者说对相对真理和究竟真理的理解是存在的，但是当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受到习惯和价值观的强化时，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我想这就是维摩诘的教导……所以基本上，我的意思是，各种戒律、各种行为仍然非常重要。

问：仁波切，下午好。刚才我们做冥想，观察我们的意识，当我们不去追随念头、而是让它们自然存在时，会出现一些……

仁波切：你是说当你不去关注念头的时候吗？

问：当我们没有跟随它们的时候……

仁波切：好的，很好。

问：所以，当我们不跟随念头的时候，有那么一刻，身体中的某些感觉——比如骄傲——会引发某种想法，这种骄傲会在胸口升腾，或产生某种振奋感。这种感觉非常微妙，一旦心念集中于此并执著于此，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我应该……吗？”因为我们不必陷入任何事物，所以运用意志力不去顺从这种感觉，我会陷入什么境地吗？如果我不运用意志力，我会自动地朝着那个想法走去吗？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我在那一刻运用正念，我会不会陷入某种境地呢？

仁波切：好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应该要有这种意识。好的，这个问题包含很多要素。只要你保持觉察，哪怕只是觉察到自己分心了，即使分心的感觉或沮丧感听起来或感觉起来并不好——因为很多时候修行者总是渴望某种平静，你明白吗？平静、安宁、某种稳定而持久的状态。这又陷入了其中一种弊病：需要顺从。而且还有点想偷懒，因为……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非常勤奋。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想了解自己的念头。你说“不要跟随那个想法”，意思是不要纠缠，对吗？是的……所以会有一种勤勉的感觉，因为你努力避免陷入其中，但这种努力本身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阻碍。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很高的层次，而《维摩诘经》正是如此，它是一部……

问：我刚才说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念头的来源时，内心就会有一种平静，但我们也能找到它们的根源，也就是身体产生的感受或感觉。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些感觉，或者说它们产生的根源时——比

如，具体来说，我想到自己正以冥想的姿势坐着，当我从外部观察自己时，一种自我或骄傲就产生了。然后，当我看到那东西的那一刻，那个想法就消失了，但那份骄傲却依然存在，然后我意识到为什么我的心思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指向它——因为我们的心思放在了能够以那种冥想姿势审视自己的这种自豪感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看到这些感觉在身体里出现时，我努力不去顺从它们，我在锻炼我的意志力。我这里说的不是想法本身，而是它们产生的根源。头脑中有一种熟悉感，自我跟随这种熟悉感，头脑也跟随这种熟悉感，觉得这些想法感觉很好。所以，我努力不去感受那种美好的感觉，这样我就不会去想那些事情……

仁波切：好吧，也许你不应该努力不去感受，而应该意识到你正在做什么——你正在努力不去感受。你应该意识到，你是在努力不去感受，懂吗？因为到那时，当你意识到自己试图不去感受的时候，那种纠缠、那种目的、那种不想感受的需要就会被释放并变得虚弱，然后你就会获得解脱。否则，你仍然会制定一个议程，然后你就会有很多议程，当然，你也会有很多目标。你知道，这有点难——你本来不该有目标，但既然没有目标，最后反而变成了目标。

所以，当你把这个概念应用在实践中时，你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光是意识到这种情况就足够了。那么，该怎么说呢？自信与妄想并存。道路就是这样。这种怀疑与信念、偏执与自信……然后理当发生的事情是，这两种情绪会相互消耗殆尽——自信会消除妄想，而妄想也会被超越。

问：仁波切，下午好。您提到了六种疾病，其中一种是需要关怀和被爱。我的问题是，如何将我们的欲望转化为觉悟？因为我曾在某处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最大的欲望是渴望开悟，也是唯一能使我们达到无欲状态的欲望。”您在其中一本书中提到，如果我们有所保留，比如如果我们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比如如果我们渴望做某事——先生，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仁波切：等等，我想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目前而言，最简单、经济、非常人性化的方法，可以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当你产生欲望时，不要把欲望看作是消极的、不道德的、丑陋的、有罪的，你只需凝视、观察、觉察，保持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它不会让你陷入困境。这是维摩诘的教导，因为你越是思考它、越是沉浸其中，那么不只是欲望，嫉妒、骄傲这些情绪，它们就会变得更加……该怎么称呼……

正如我们在维摩诘的第一场演出中所看到的，每个人都渴望成名，在心理学中我们称之为个人满足。请问如何控制它？如何摆脱对名利的渴望？

仁波切：如何摆脱它？

问：渴望成名和获得个人满足感，每个人都想被……你指的是名气吗？

问：是的，先生。

仁波切：我想，可能有成千上万种方法……成千上万个理由。名声就像其他很多东西一样，人们渴望

成名，然后又渴望成为……该怎么形容呢，你知道，它们都很凶狠。因为渴望不被人了解也可能……两者都可以成为我们自我意识的工具或藏身之处。我认为名声显然是自我的藏身之处，因为自我最明显的功能或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不安全感，而正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自我觉得如果你出名了，你就会更有安全感。

但是……我想我还是坚持读《维摩诘经》，好吗？从维摩诘的角度来看，他会这样说：是的，你应该摆脱成名的束缚，但如果成名对你和他人有益，你也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去成名。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用另一种伪装来掩饰自己——那个所谓的“无名领域”未必充满善意和慈悲。你明白吗？我想维摩诘会这样说。

好的，再等两分钟？好的……问题太多了，请问……

问：谢谢。所以，你必须先拥有自我，才能超越自我。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当他探索他那神奇的世界时，有时我不知道他拥有多少……有时我害怕我会养出一个精神错乱的孩子……

仁波切：当你用“他”这个词的时候——

问：我会时而开灯让他看到，时而让他感受恐惧，然后想办法让他鼓起勇气。所以我想知道，就育儿而言，非二元性究竟是什么？

仁波切：好的，这有点难，但我会尽力解释，好吗？我认为这就是维摩诘会说的话，而这只是我根据阅读经文以及对维摩诘教义的一些模糊概念而想象出来的。维摩诘会认为对孩子进行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这就是维摩诘会想的——你真的在毁掉这个孩子，因为在维摩诘的心里，他会想……你知道，就像他跟阿难或其他菩萨和比丘说话一样，他会来找你，比如说维摩诘今天在这里，他会说：“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教孩子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真的把他彻底毁了。”他会这么说，然后你会非常沮丧，你会想：“哦，我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你就会放弃。

但他随后又会转过头来说：“但是你所以你只能教育他，而且你必须始终牢记，你所做的实际上是错的，但你必须这样做。”这可以说是维摩诘的心态。你明白吗？你应该觉得自己在做错事，但你还是应该去做，因为这是你摆脱二元对立的唯一方法。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好的。这些有点难，不过……好吧……

维摩诘：“舍利弗，不行！你在干什么？那样冥想是不正确的。”

舍利弗：

舍利弗：“你这是什么意思？”

维摩诘：“你在说什么？舍利弗，你看，真正的禅定，是同时进行禅定与不进行禅定。禅定与禅定后的状态之间不应有隔阂，专注与散乱之间的界限也是如此。无论你称之为止息、专注，还是别的什么，

都无所谓。你看，你的冥想方式……你已经是一个崇高的存在，却又没有放弃世俗生活。要保持平凡，同时也要专注，不要散乱——但这不应该妨碍你运用自己的感官。”

R：我们现在吃午餐好吗？再等5分钟？

好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问：感谢仁波切的智慧。我想请教，仅仅是在理解教义、理解维摩诘的生活方式，并尝试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这是否意味着，在明知虚荣不过是幻象的情况下，仍然贸然陷入虚荣之中？那岂不又成了一种道德审判？还是说，这其实是在践行非二元论、遵循并弘扬教义？这是我的第一点和第二点……

答：等等，第二点我没听懂……

问：先生，我的意思是，理解维摩诘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维摩诘是一位神灵或觉悟者，但作为21世纪的千禧一代，若要在现实生活中效法他，是否意味着在明知这一切都只是幻象的情况下，仍然沉浸于虚荣之中？但这岂不又带来了某种道德上的监管，还是说，这本身就是通过修行和弘扬佛陀的真理来关注非二元性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R：这个问题挺大的，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午餐后再问？

问：好的，谢谢。

嗯，我们正在讨论的……维摩诘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非常重要，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因为很多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要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就必须出家为僧、成为苦行僧，必须不吃这个、不喝那个、不穿这个，等等诸如此类。

你看，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首先，佛教实际上从来不受文化或地域的限制。与此同时，它吸纳并接受一切文化、一切人类的事物，而它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什么同情心或理解，你知道的。这是因为一切现象的本质……你知道，事物的表象与其真相往往是两回事，而这两者并非彼此独立。但将这两者割裂开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知——佛教中的无明（Avidyā），本质上就是将表象与真实存在割裂开来。表象可能具有欺骗性，但现实不会欺骗人，而这两者既非一体，也非分离。这是根本见地，需要付诸实践。

至于苦行之类的修行……苦行旨在慢慢地引导你达到目的，但苦行本身并不能直接体现真理。

维摩诘的生活方式正是要体现这一点。他生活极为奢华，过着这样的生活，却不受任何这些差别的束缚。此外，在故事的结尾，他以莲花作比喻——莲花生于淤泥，却永远不会被淤泥所玷污。

顺便说一句，这是可以做到的；你不应该认为这只是非常诗意、遥不可及、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的东西。实际上，这是可行的。我相信，在我们刚才大约45分钟尝试保持清醒的过程中，你们至少有一两

次真的做到了。这体验可能很平常，就像后面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就在那一刻，我们察觉到了，既没有否定那声喇叭，也没有被它带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解脱。

维摩诘的精神需要被引入，而我认为，我们的这位朋友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好得多了。